

水岸木歌

□黄德权

何一个角落,都离不开木料,诸如水桶、卧榻、嫁妆等等。河湾山寨四周,除了低处是一汪碧水,目击之内,全是青山。这些长满树林的高高低低的山峰,像抱着村庄这个孩子,在水面上舞蹈。河湾就在这抖动旋转的舞蹈中快乐地成长。千百年来,每多一户人家,多一栋房子,村庄就不断向水岸和山坡延伸。单一除了建在河湾村庄后面的博物馆外,又在临水之岸的一个半岛建一栋休闲垂钓的房子,他将屋基打在水与山连接的半岛上。既与山脉相连,又与水韵相通。远远望去,像一艘刚从水面归来的木船。

站好,备好木梯,将列子受力处绑好撑杆。白开贵为核心位置大声呼喊:太阳出喜洋洋,今早起来立华堂。右边立起金鸡叫,左边立起凤凰栖。金鸡叫,凤凰栖,万丈高楼从地起——双手用力反复向上挥动,这时的白开贵像一位音乐指挥家。几十个男人一起用尽全力,在此起伏的“起——起——”的号子声中,将列子垂直顿列,直向蓝天。这是一幅鼓舞人心的图画,人



架楼梁,立新房。

半夜,白开贵按师傅规矩,要在即将建房的屋基上祭祀鲁班。我们赶到现场时,他和助手已经备好了刀头、豆腐、香烛纸钱,还有一只公鸡。祭祀台上,插着他的五尺法器。据白开贵介绍,这五尺法器,是他师傅的师傅传下来的,上面刻着“五雷咒、开山咒、紫微咒”等等,总之,这五尺木条,是白开贵从他的师傅那里过堂出来之后,独立行使木工活的精神支撑。白开贵16岁跟师傅学木工手艺,19岁独自行成师。他第一次掌脉修建的房子是酉水河镇街上的一栋三柱式木房。几十年来,他已记不清建了多少木房,不过有几个他印象深刻。比如桃花源搞旅游开发时,邀请他设计修建的“潜村”,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,那是一栋标准的土家吊脚楼。河湾山寨100多栋吊脚楼,其中有40多栋是白开贵掌脉的杰作。近年来,他专注于单一的博物馆建设,从设计到施工都是他一手完成的。土家族建筑的所有文化元素都包含在其中。在那里,有土家族的各种样式及吊脚楼各种形态的木工雕刻,这也许是一位老木匠的收官之作,记录着酉水河沿岸,土家人的居住记忆。

仪式中,白开贵虔诚地躬身祭酒祭茶,公鸡冠鲜血一滴滴渐入酒水之中,初,血线分明,继而,红霞扩散,融入整个酒碗。白开贵念完鲁班祭语,将鸡血涂抹在大梁中心和各列子的中柱头边。就这样,白开贵收拾了五尺法器,等待天明立新房。

清晨8点,几十个男人在列子前端

们迅速将立好的列子位置调整好,如此完成第二列、第三列……只要第二列起来,人们抬的抬,吊的吊,将落檐和楼梁架好。如此反复,一地散放的木头就有组织、有架构地形成了一栋新房的雏形。是谁说过,建筑是凝固的音乐!此时,这是最能感受到的形象描述。

这栋房子,大量的基础工作是由众多木工师傅共同完成的。每一根木材离开森林,到了白开贵手里,就如农家把孩子送进学堂,交给严厉的老师了。在白开贵眼里,他略加审视,就知道每一根山木要去的恰当位置:是栋梁或是柱子。经过他和其他木匠的一番修理加工,木材有了最具个性的形象,犹如统一了服装的军人或银行职员。在众多木材的对话、交流和拥抱中,一栋木屋成型。在河湾群山怀抱里低吟,在酉水河岸上浅唱。

河湾一栋栋的木屋,如此建成,成就了水岸的村落,成就了村庄的婚姻和农事,伸展着岁月。这些木屋之间,吊脚的楼檐彼此相望,成行的瓦沟相依排列。村庄旁边的树叶秋天会掉落到瓦沟里。枯黄的、粉红的,她们会停留一个冬季,等着第二年春天的雨水降落,才和这些雨水顺流到酉水河的河面上,像油画般呈现,被过往的木船划出弧形,尔后被清理工捞走。这些事情,河湾的农人,他们假装不知道,在意的只有抽着草烟的白开贵知晓叶落一季,树长一轮,有些树木又该收来加入村庄建设新房的队伍了。

白开贵几十年来,每次从这些木屋之间走过,他感到每一根柱子都在和他

打招呼。甚至在夜里,他根本不用马灯或者手电筒,也能从一家走到另一家,他熟悉每一根柱子的大小,每一步坎子的高低,每一道水沟的宽窄。我去采访他的那个夜晚,他讲述河湾的历史,就像在背诵一个民族千年更迭的史诗,他回答了有关土家族建筑方面的各种疑问,他讲清楚了鲁班祖师的传奇生平……如果单一的博物馆完工,一旦山外的来客打探土家建筑的各个篇章,白开贵是最佳的解说员,更何况整个博物馆是他亲自掌脉施工的。

主人家在山寨后面密林中找到可做大梁的树木,便请白开贵和众多的劳动力,一路意气风发去请大梁回家。砍伐大梁时,白开贵会说福事:

栋梁之才人见喜,
主家来把我请起。
一卯一年上山砍,
二卯二年才砍断,
头筒拿来取大梁,
二筒拿来取乙川。
……

今天请了二十四位猛汉,
吹吹打打抬进木场。
木马一对好比鸳鸯,
曲尺墨斗好比凤凰。
猫头一去坑坑块块,
推刨一去平平坦坦,
清刨一去闪闪发光。
天弹一线天长地久,
地弹一线地久天长,
……

白开贵组织众人立好新房列子。就开始上大梁了,这根经过一阵仪式,画上吉祥的图案大梁,便被木匠抬到列子中间,架在大木上进行开梁、缠梁、上梁。

白开贵将梁口开好,主人家用干净的围布接好开梁散落的水屑。白开贵就将大梁翻面,一边缠上大红花结的红布,一边福事念道:

千年老龙翻了身,
恭贺主家发财发子孙。
东边一朵祥云起,
西边一朵紫云来。
祥云起,紫云来,
鲁班先师下凡来,
鲁班先师来到此。
正是主家上梁时,
吉祥大梁请上位。
起——起——

这时,早已在两列中柱位置上等候吊梁的木匠,迅速将大梁吊起,安装到位。帮忙的人将早已备好的糍粑、糖果、糕点、美酒等悉数送上。两边中柱顶上放了硕大的竹筛。这时仰望,仿佛蓝天之中呈现的最神秘的宗教图案。地上,包括主人家单一在内的男女老少,齐刷刷地朝天仰望,两边中柱掌握竹筛的师傅,你一语我一语又说起福事,一边向人群抛洒糍粑糕点。地上的人们伸出双手,移动脚步,沸腾地争抢,都想得到一份喜庆吉祥。天空飘散的酒水,让空气透出阵阵浓香。这时,太阳渐渐升起,人们争抢糖果的声音,掩过了林间的鸟鸣,只看得见水面移动的渔船,送来道道波光。河湾山寨就这样,在无数次喜庆建房中,传递着她祥和的岁月。

酉城河笑了

□黄英

晚饭后,为了“消食”,邀上邻居出去走走。我说走古城。邻居说走河堤。想起那些淤泥堆积的浅滩,我一脸不情愿地说:“河边臭得很,每次路过有些河段,都要用手捏着鼻子……”邻居带着几分玩味地笑着说:“你现在去看看。”

于是,我们穿过热闹的广场,来到体育馆前面的河堤上。隔远就听见“哗哗哗”的流水声,侧身探头到护栏边一看,一条白而闪亮的水带呈现在眼前。哇,瀑布!虽然没有李白笔下的“飞流直下三千尺”,但至少也有两三米高。瀑布上方是一湾绿幽幽的河水,河里的水真绿呀,绿得像一块无瑕的翡翠……

原来,我们的酉城河旧貌换了新颜,绿了,亮了,宽阔了!酉城河的发源地是城北的泉孔,她穿城而过,将这座城市恰到好处地一分为二,一边是老街,一边是新街。她没有康定河那样的气势磅礴,也没有苏杭的小桥流水,更没有海上威尼斯的盛名和浪漫,她像我们的母亲一样,平凡、温婉,默默地滋养着居住在这里的人们。

看,远处水天相连,仿佛是一条没有尽头的大江大河。垃圾清理了,河水清亮了。一朵朵蓝天白云,一幢幢高楼大厦,一树桃花、樱花,一枝枝杨柳依依……都撒了欢似的跑进河里。

孩童在树下嬉戏,老人在亭子下棋,两岸咖啡馆里飘出了茶香、咖啡香……

人们的心里亮堂了,酉城河笑了!我和邻居笑着、欢着,我们的倒影也笑着、欢着。就这样,一路向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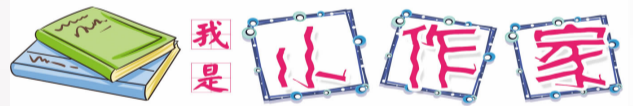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的武器

□吴异成

一把犁杖挂在老墙上,锈迹斑斑
老水牛像退休的老干部
每天跟风说话,向屋檐行注目礼
时而爬到父亲高高堆砌的草垛上
咀嚼往事,把辽远的田野凝视

父亲小心翼翼地给牛喂油
一鞭子甩在油门上
土地被深翻,岁月被深翻
那些沟沟壑壑
却搬到了他的手上,脸上

父亲一辈子被牛牵引着
父亲却把它当作武器在地里转圈
转动了日子
转动了山河
转动了幸福和快乐



红色故事涤心灵

□县民族小学校五年级(19)班潘思妍

清明节,学校组织五年级的学生代表40多人在南腰界举行“缅怀革命先烈,传承红色基因”清明祭扫活动。我既是学生代表,又是这次活动的小主持人。刚走进村口,一条泥泞的路出现在眼前。踏上这条路,泥土四处飞溅。我们的鞋上、裤管上沾满了泥巴。同学们嫌弃地甩着鞋上的泥巴,小声嘀咕:“这都是什么路啊!泥巴溅得我身上到处都是。”好不容易到了烈士墓碑前,同学们已是怨声一片。这时,何主任说:“你们才走这么点路就受不了,红军可是走了二万五千里呢!”同学们不自觉地低下了头。是啊,红军在前有堵截,后有追兵的情况下,还要饿着肚子爬雪山、过草地。我们才走这么点路,怎能抱怨呢?

在红军烈士墓前,由我主持祭扫活动。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,手捧小白花,集体默哀三分钟。再续彬、徐康亿、唐琪皓等少先队员代表敬献花篮后,我郑重地举起右手,带着大家重温入队誓词,齐唱队歌,虔诚地献上小白花……

接着,我们瞻仰了红三军司令部旧址,认真聆听纪念馆工作人员讲述红军革命故事。“大坝祠堂的枪声”“一枚银元,一世情缘”“地下藏粮送红军”等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们。最让我动容的是“一枚银元,一世情缘”的故事。这个故事讲的是红军刚到南腰界,因为水土不服,许多战士患上了痢疾,腹泻不止。他们来到罗大娘家求药酒,罗大娘送了他们几碗自家酿的米酒。当天晚上,红军战士的痢疾便好了。几天后,一名红军领导找罗大娘买药酒,罗大娘不肯收钱,他便硬塞给罗大娘一枚银元。罗大娘一直舍不得用这枚银元,直到死后才由她的丈夫捐给陈列馆。要知道,一枚银元在当时可以买30斤大米或10尺棉布。可罗大娘没有拿来换大米,更没有用来买棉布。那枚银元要是珍藏到现在,一定是无价之宝,可是罗大娘的丈夫却把它捐给了陈列馆。走进陈列室,我特意去瞻仰了那枚银元。在明亮洁净的玻璃罩下,那枚银元因氧化色泽暗淡,我却觉得它闪烁着光芒。看着它,我仿佛看到了罗大娘慷慨地把药酒给红军领导,红军领导把这枚银元硬塞到她手里的情景;仿佛看到了红军领导走后,罗大娘像捧着珍宝一样捧着那枚银元,翻过来翻过去地看了许久……

又走了一段路,我们来到了红军井。这井是贺龙军长带着战士和乡亲们修建的。1934年6月,贺军长率领红三军七师、九师抵达南腰界。寨子上突然增加了1000多人,原来那个叫“猫洞”的小水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用水需求。贺军长找来红七师师长和卫生处处长商量,决定建一个更大的水井。于是,便修建了一个供全寨人用水的大水井。2017年,大水井重新扩建,并命名为“红军井”。来到井边,我小心翼翼地舀起一瓢水,喝了一口。我觉得这水比我们平时喝的水甘甜许多。尽管现在家家户户用上了自来水,但是南腰界的人们会经常来红军井旁。我想,他们一定忘不了贺军长和他的战士们吧!

坐上回学校的车,我还回想着南腰界那些感人的革命故事,回味着红军井那清澈灵动的井水……(指导教师:冉婧)

在路上

陈碧生 摄

第1027期

